



如果你遇到妖怪 白布下染缸 給他一點顏色看

畢 珍 著

花 紅

花 紅——詩文之美 (30)

著 作 人：畢 珍

發 行 人：張綺珊

藝術顧問：李蕭銀

總 監：林蔚穎

總 策 劃：心 岱

編務主任：呂月玉

編 審：張榮森

美術編輯：陳正弦

發 行 所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公 司：台北市長沙街二段41號

電 話：(02) 381-1669

研 究 室：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巷9號三樓

電 話：(02) 522-4941・581-8806

印 刷：花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初 版：中華民國77年11月出版

二 版：中華民國78年2月出版

劃撥帳戶：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劃撥帳號：0788033-5

出版登記：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貳捌號

總 經 銷：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汀州路426號2樓

服務電話：(02) 394-4854・393-8109

本書如有缺頁、誤裝，請寄回交換

著作權所有，不准以任何方式翻印或局部轉載

定 價：新台幣 130 元

如果你遇到妖怪 白布下染缸 給他一點顏色看

畢 珍 著

花 紅

目錄

蠱女	5
妒婦	29
鬼侍衛	53
童之杰與寶劍	79
還魂記	103
地下判官	131
新知府・新城隍	157
奇人于貞復	181
花紅	207
惡道士金復曉	231

疊

女

一

鄒士鈺，湖南人，二十來歲，在做生意，經常跑貴州，賺錢不少。

山川險阻，蠻烟瘴雨，危險很多，親友們勸他，早早成家，不要去冒險，他沒有接受。

這年秋天，從貴州返湖南，他聽說有一條小路較大路爲近，便抄小路而行。

兩個時辰後，前面無路，一片荒原，他知道自己迷途，便想循原路退回，走了兩里多路，原路也沒有了，峭壁懸岩，無法舉步。

他有點慌張，站住，定定心，左右打探，看見右方半里路外，有一口大潭，潭水在陽光下閃亮，潭過去似有房屋，他決定去看看。

走到潭邊，沒有渡口，也無小船，祇是萋萋野草，潭對面的確有人家，但去不成。如果能過潭，找到了人，便可打聽向前該怎麼走，回頭又該怎麼走，不致陷身山中，左轉右轉，轉不出去。

對面人家，靜靜無聲，未見到有人出入，即使有人出入，太遠，叫也叫不應，他想，如果有人看見自己，過來接應，多麼好！

「不，」他突然想起一件事，「在這條路上，不能與人打交道，不能吃人家的東西，不能喝人家的東西。」

他走湖南到貴州這一條路，聽到各種各樣的傳說，傳說最多的是蠱。

如果你吃下或喝下蠱，那麼，這一生，你就得聽他的使喚，叫你東，你得東，叫你西，你得西，要你做什麼，你使得做什麼，如果不聽，他會使你殘廢，瞎眼、癱腿，五官不全以致死亡。

在這一條路上行走的人，莫不提心吊膽。

他打算回頭，自己找路。

這時，潭對岸突駛出一隻竹筏，有一個人，以長竿作櫂，駛至潭心。

鄒士鈺不理那人，回頭走，來時，根本之路，以潭作目標；回頭走，難以下腳。

「還是求求潭中撐筏那人，」鄒士鈺想，「縱然他是養蠱人家，自己不吃、不喝，小心翼翼，不會有事。」

鄒士鈺回到潭邊，高聲喊叫，「老板！老板！請過來接我過潭。」

那個撐筏人聽到有人叫，停在潭心向這邊打量打量，發現他，便將竹筏撐過來。

竹筏接近，撐筏人戴一項斗笠樣的帽子，披一件短簑，似未穿衣。

竹筏子靠岸，鄒士鈺一見，心中大驚，轉身逃跑，但是，長竿一攔，使他要走也走不掉。

他所以要逃，所以受驚，是覺得自己遇上一個妖物。

因為，撐竹筏的人，是個女子。

而這個女子，除短簑之外，全身赤裸，沒有寸縷，纖毫畢現。

她通體如玉，螺髻雙垂，十分秀美。

那個女子用長竿攔住他，臉上不祇沒有惡意，並且在笑，笑得很甜蜜。

接着，唱起歌，似在留他作客。

她一面唱，一面做手勢，請鄒士鈺上筏。

他唱的是苗歌，鄒士鈺一句也不懂，但她那笑容，他懂，還有，她那歡愉的情緒，他懂。

她那絕不羞澀的神情，顯示她赤裸着身體，是苗人的習俗，他覺得駭異，她却一點不以爲意。

鄒士鈺覺得，她或許在笑自己少見多怪。

她一面撈筏，一面微笑。

鄒士鈺坐在她身邊，見她大膽、俏艷，不禁心中一動，伸手摸摸她的足踝。

她還是笑，未拒絕。

她那小腿，圓滾滾，皮膚不白反紅，像嬰兒臉頰般，紅得可愛，令人疼她。

於是，他伸手向上摸她的小腿，柔柔的，如摸着綾子一般；她仍未拒絕，仍是笑。

當他的手摸上她大腿，更要向上時，竹筏抵達岸邊，她輕輕跳上岸，然後，伸手，拉住鄒士鈺的手助他上岸。

鄒士鈺上岸後，從腰中拿出一些銀子給她，作為渡潭之資。

另外，也希望她能替他找一個投宿之處，並將他引導出去。

那位裸女將竹筏藏在岸邊草叢中，向鄒士鈺勾勾指頭，示意跟她走。

她在前，鄒士鈺在後，兩人曲曲折折走一段路，天黑下來，前面出現一幢建築物，

裸女引着他進入，裏面黑漆漆，辨認不出是什麼地方，看來像是一座神廟。

「你在此等着，我去弄點食物給你果腹。」裸女道，「這個地方，可以住，不要到別

的地方去，你非我族類，離開此地，小心一命不保。」

那裸女說完，離他而去。

鄒士鈺這時呆在那裏，他想不到，那個裸女會說漢語，每一句話，他都聽得懂。

二

鄒士鈺看見外面有一點火光，向廟中移來，他不知道是那女子，還是別人，正在疑慮，人已走近，還是那個裸女，一手提着食物，一手拿着火把。

她進來後，將火把插在一個石座上，食物擺在貢桌上。

「姑娘，妳要先拜神？」鄒士鈺問。

「不必，」裸女道，「這神不食人間烟火。」

鄒士鈺這時已是飢腸轆轆，他問，「這些，是給我吃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郎君請用。」裸女道。

鄒士鈺拿起盤子，沒有筷子，將手在衣服上擦一擦，抓起食物，大口大口吃起來，轉眼間，吃得盤子見底。

裸女在一旁看着，發出微笑。

鄒士鈺這時突然想起蠱，大驚失色，盤子落在地上粉碎。

他聽說，蠱是隨着水、食物進入人體，或者是被咬一口，從此，你便變成一個奴隸，聽人使喚。

他吃了那樣多食物，不知吃下多少蠱。

那個裸女，必然也是蠱女，今生今世，自己將是她的奴隸，聽其使喚。

裸女似知道他在想些什麼，向他道，「郎君，你不必胡思亂想。」

「妳是一個蠱女，對不對？」

「對，我是一個蠱女。」

「剛才，我吃下食物，裏面是不是有蠱？」

「食物裏面沒有蠱，」裸女道，「若是我要對郎君下蠱，郎君在筏上摸我足踝時，蠱便會進入郎君身上。」

「妳是一位好心姑娘，」鄒士鈺道，「現在，我們要來自我介紹，」他將自己是何處人、姓名告訴她，然後問道，「姑娘，妳叫什麼名字？既是蠱女，我想問一問妳，妳家

中還有什麼人？」

「郎君請先看看神像。」蠱女道。

鄒士鈺藉着火把看那供奉的神，是一座女神，與姑娘一樣，赤裸，頭上有個雙髻，臉含微笑。

「這是什麼神？」

「蠱神，」蠱女告訴他，「我是蠱女，名字叫施施，伺候這位蠱神。」

「妳是苗女？還是漢女？」

「我是漢女，不過，我很小之時，便被擄來。」

「被它擄來？」鄒士鈺指着蠱神問。

「它是神，當然不是它。是我師父。」

「妳師父叫什麼名字？她是蠱婆？」

「是的，」施施道，「我師父是蠱婆，她很厲害，她把我擄來後，教我跳舞，教我唱苗歌，說苗語，也教我說漢語。」

「教妳施蠱沒有？」

施施點點頭。

「妳向人施蠱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，我還沒有向人施蠱。我發誓，除非那人該施蠱懲罰，否則，我不施蠱。」

「妳就住在這廟裏？」

「不，我住在離廟有半里路之處，那裏是家，這裏是廟，我大多時候，都在廟裏。」

「陪伴蠱神？」

「一是陪伴蠱神，二是這裏安全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敢來，除了一個人。」

「除了那一個人？妳師父？」

「不是我師父，一個男子。」

「那個男子是什麼樣一個人？」

「我們不必談他，」施施道，「現在，談談郎君自己，郎君怎麼來到這裏，是來找蠱神廟，對不對？」

「我不是來找蠱神廟，我根本不知道這裏有一座蠱神廟，也不知道這裏有蠱女和蠱婆，我是迷路了，我的家在湖南，我要返回湖南。」

「郎君現在很難走出去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鄒士鈺道，「老實說，我很害怕，不知姑娘能不能救我？」

施施看着他，不說話，她內心似在掙扎，要作一個重大決定。

「如果妳救我，我會報答妳，」鄒士鈺道，「要銀子，我會給妳銀子。」

「郎君在湖南有女人嗎？」施施問。

「妳說的女人，當然是指妻子，」鄒士鈺道，「我還沒有娶妻。」

「郎君可娶我爲妻嗎？」

「是不是我娶妳爲妻，妳就可救我？」

「郎君成爲我的丈夫，不救你，還救誰。」

他想到娶一個蠱女，畢竟可怕，不娶她，又無法離開這裏。

「好，我娶妳爲妻，」他下了決定，「妳和我一同離開這裏，」打量打量她，「不過，妳這樣子不能在路上走，必須要穿上衣服。」

施施聽鄒士鈺說願意娶她爲妻，大爲高興，滿臉笑容，「我當然不會這樣，我去穿衣服，連夜逃走，免得被師父知道，把我們捉回來，到那時候，不祇我還要作一個蠱女，

郎君也要做一個疊男。」

三

火把下的施施，這回大大不同，她不祇穿上衣服，並且是女扮男裝，還背一個不大的背包。

衣服很破舊，是她從苗人那裏要來藏着的，準備一旦需要時，可以穿着，不會無衣。如今，正好用上。

「天亮走？還是現在就走？」鄒士鈺問。

「現在就走，」施施道，「趁我師父不在，我們逃走，比較安全。」

兩人立刻離開疊神廟。

「我本來想，我們要拜一拜疊神，」離開廟宇後，鄒士鈺隨着施施高一脚低一脚向前逃走時，他道，「但怕妳不答應？」

「我為何不答應？」

「妳會說，那是拜堂成親。」